

●从维熙专栏●



■此时此刻,我真想跳上山洞舞台高歌一曲,可惜,返回住所的时间到了。我不遗憾地走向洞外的同时,心里被另一种满足感占有:多亏廷芳老弟的启迪,不然的话,我将与山洞音乐厅失之交臂。国内大山古洞成千上万,在洞内藏娇,能给游人以现代艺术美妙享受的,怕是只此一家了。

乐藏深山

□从维熙

大半生,我钻过的名山不能算少了,特别是在山西挖煤的几年中,我曾经为检查瓦斯浓度,一个人钻进许多奇形怪状的山中石洞。然而,当年逾八旬的我,钻进南海之滨的浙江温岭一个名叫长屿硐天的古洞时,昔日石洞的光彩,似乎瞬间化为乌有。我被其独有的奇特景观惊呆了。

为什么受到如此巨大的震撼呢?其一,中华许多名山秀岭,走进其腹内是看不见天的。而在长屿硐天,当我拾级向上攀登时,偶然抬头居然可以看见头上的蓝天。其二,攀登累了,向下看看洞底,那儿有光环闪烁,居然是一条流动着的大河。上可见天,下可观河,这在中华洞穴历史记载中,似乎只此一家而别无分号。

再扫视周围,山石上,除了建有亭台楼阁之外,还有无数幅大自然形成的壁雕。我问同来的作家赵瑜:你看那幅天然壁雕,像人间万象中的哪一象呢?他笑了回答道:子宫里正在成长的婴儿。说罢,便招呼走在后面的人们,接着说:快看快看,大自然把原始生殖崇拜,刻在山壁上。他的话引起一片笑声,因山壁播音之故,笑声如水中波浪那般,久久盘旋在山洞之中。

也算是一种巧合吧,笑声刚

过,洞内突然传出 嘭 的一声巨响。向上攀登的我们,都认为壁顶的石头坠落了下来,因而本能地停下了攀登的脚步。引领攀登的当地友人说:你们可以一百个放心,洞内不会有碎石坠下,这儿的石质无缝,因而不会有泥石流。更何况安检人员,几乎每天都在攀崖检查呢。

说实话,抬头望见大山的出口,还有挺远的路要攀登,任何人都可能心虚腿软。每当畏缩不前时,准会有引人眼球的风光让我们迎难而上。比如,山洞的色泽虽然是以白色为基调,却时不时魔术般地变幻色彩,拐个弯子过去,就会看见赤色石、绿色石、黄色石、紫色石等镶嵌在洞的四周崖壁上。大自然真是一位全能的艺术大师,它把古老石洞装点到极致,让艺术家也感到自己的失聪。

与我一齐攀登石洞的雕塑家盛杨,已然八十高龄,气喘吁吁之际,他居然颇为动情地感叹说:这儿堪称天造的中华石头艺术宫。他的话让我想起了大自然是艺术之母,这句箴言。世界虽大,却没有一位艺术家,能超越大自然之博大奇伟。也正是这种奇伟赋予我力量,让我拾级而上时,忘记自己也是八旬老翁。一步步攀登到山洞的出口,才感到体力超负荷使用了,

便坐在洞口的石椅上,喘气擦汗。

这座奇丽的山洞,已经让人大开眼界,该打道回府了。没有想到的是,等候在洞口的中巴司机告诉我,还有新的山洞景观在等待人们去参观。该怎么办呢?思考的结果,仍然是一会儿到中巴上休息,静等文友们从新的山洞出来。就在此时,德文翻译家叶廷芳走了过来,用他仅有的那条独臂,扶我从石椅上站起来之后说:维熙兄,上车吧,下边要去的山洞,会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廷芳老弟是浙江人,来过温岭,我相信他说的话,绝对不是煽情,更让我脸红的是,说话时,他在用自己那条独臂,擦拭着脸上的热汗。他都没有说什么,我这个迷恋大好山川的老头儿,怎么可能退缩呢。我把在车上等你们这句话咽下喉咙,改口应了声好,那辆中巴就沿着盘山石路,开往下一个即将观赏的奇洞。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难以想象的是,走进这个山洞不久,先是灯光闪烁,后又听见人声喧嚷。这座宽敞的山洞里,竟隐藏着有一个大大的音乐厅。舞台上悬挂着紫红色的幕布,台下宽敞的听众席上,摆放着多排木椅。先前赶到的游人们已然坐在那里,静待着音乐盛会开始。当时,我几乎不相

信自己的眼睛了,就是想想象力绝顶的天才,也猜想不到大山的洞穴中,竟会深藏着这样一座出人意料的艺术天堂。

20世纪80年代,我曾在德国穿过一座有声的石洞,坐在游览车上沿洞而行时,洞内发出鬼哭狼嚎的声音,因而它的名字叫鬼洞。那些音响器皿,是被安装在山壁之上的,游客们听到的声音,是电子音响在发声。而眼前这座洞中音乐厅演奏开始之后,无论是琴弦合奏,还是边歌边舞,都是艺人在台上演出,特别让人惊愕的是,由于洞穴播音的缘故,虽然没有扩音设备,琴与歌之声,都发出了震耳的回声。

此时此刻,我真想跳上山洞舞台高歌一曲,可惜,返回住所的时间到了。我不无遗憾地走向洞外的同时,心里被另一种满足感占有:多亏廷芳老弟的启迪,不然的话,我将与山洞音乐厅失之交臂。国内大山古洞成千上万,在洞内藏娇,能给游人以现代艺术美妙享受的,怕是只此一家了。

归京之后,我在网上开始了对深山古洞的搜寻,想从世界大山脉系中,找出另一座山洞音乐厅,结果,还是白花费了时间和精力。温岭这座山洞音乐厅,在上世别无分号。

放歌十九大

□任会君

红日 长河

屏住声息,
东山遥睇,
我在静静地等你。
曙光束束,
韶音丝丝,
心在圆月绘你。
红日啊,
快来亲吻,
这片多情的土地

从小溪到急流,
今已是江深水阔,
正向海而歌。
风雨会有有的,
任凭飘雪,
却无妨航道如铁。
船长啊,
放心把舵,
你身拥万重浪波。

让平淡生活 开出花来

□梅 驿

从尚义回石有两个月了,每每想起,便不禁在心里莞尔。

以前,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在欣赏风景的同时,我也会关注这个地域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关注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没有得到继承,关注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有没有更注重精神文明生态的建设。

然而,在尚义,我没有关注这些。或者说,我没有更多的精力关注这些,我的眼睛一直流连在更多好玩的事情上。说起来,我并不是一个好玩的人。但不知为什么,在尚义那几天,我一反常态,内心奔放,欢乐盈怀。

车子行进在去往大青山的路上。从车窗往外看,大团大团洁白的云朵升起在如黛的山峦上,不断变幻着形状,又仿佛在飘移,像是伸手可触。这不过是寻常的山景,在我,却不寻常。我颇觉惬意,不觉把目光放到了远处。这时,一簇蓝色的野花如星辰一般跃入眼帘,我不禁低声叫了一声,再寻,在山坡上又看到了一簇,一会儿,又一簇,生生把我的目光拉回到了近处的山坡上。一旁的沫沫告诉我,这种野花叫翠雀。小时候,她们女孩子采了,编成手镯,戴在手腕上,好看得很。真是好看呢,见惯了姹紫嫣红,她们偏生成冷僻的蓝色,习惯了层叠繁复,她们偏生成简单的五瓣,错落开放,朵朵都朝向天空。她们野,漫不经心,却又那么独特,摇曳在风中时,有一种恣肆的美。

晚上,沫沫给我讲了好多坝上的野花,棉白叶,娇黄蕊的雪花花,灯盏似的山丹花,像桑椹一样红的地榆,还有仿佛一摇就会出现清脆响动的风铃花等等,让我大开眼界。沫沫一边讲,一边翻手机上的照片给我看。那个时候,我明白,为什么花儿会有花语。花儿聚了天地之灵气,生成了与众不同的形状、颜色、姿态、香气,在人们的心灵上投射了各种各样美好的想象和愿望。除了赞美,人们兴致盎然地赋予她们更有深意的蕴含,大约也是对自然和美的一种敬慕吧。

沫沫忽然叫道:快来看,快来看。我拿过手机,看到一张照片,数以百计的中年妇女头戴一色的红色头巾,身穿统一的蓝色民族服装,一字摆开,弯着腰,正在劳作。那阵势,既规整,又别具乡野风情。这是什么?我问。搓莜面大赛。沫沫说。再看,镜头下的手指,粗壮、黑红、有力、灵活,一条条莜面在这些手指下翻卷,很快就被搓成了鱼鱼儿。

真的像鱼儿呢,昂着头,摆着尾,仿佛还在活泼地跳跃。这是尚义举办的第三届搓莜面大赛了,参赛者全部从家庭妇女中选出。听着沫沫的介绍,我忽然笑了,是发自内心的笑。这几年,我见惯了诗歌朗诵会,见惯了各种高端论坛,却从没见过一个活动是专门为家庭妇女举办的。手机屏幕上,妇女的身影一会儿高,一会儿矮,那跳跃的蓝色,又让我想到了翠雀。是的,那些在家里搓了一辈子莜面的家庭妇女,站在台上角逐之时,可能并没有多少杀伐决断的快感,但她们一定是欢乐的。她们披挂整齐,在蓝天白云之下,将自己一生劳作换来的手工艺展示给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她们能不欢乐吗?像翠雀沐浴在微风中,那么欢乐。

让人们欢乐,这难道不是值得追求的吗?尚义的文化活动就是这么接地气。赛羊会也是如此。坐在高高的观礼台上,看着场内两头羊互撞,听着解说员饶有兴味的解说,觉得真是人生不可多得的享受。头上是坝上才会有的蓝天白云,清风拂过,仿佛已把世俗的风尘吹落,我们内心只剩下轻松、宁静和欢乐。这时,赛羊会的高潮出现了。没有经历过的人们,再也想不到,高潮并没有出现在某只羊胜利的瞬间,而是出现在一只羊奔逃的过程中。这只羊,看上去很彪悍,初上场时,勇猛异常,斗了几次后,自知不敌,没有经过任何思想斗争,转过身,落荒而逃,主人拦都拦不住。观众们不觉得欢呼起来,为这只可爱的羊,为这只敢得如此理直气壮,如此心安理得的羊。是啊,赛羊会的意义,并不在于哪只羊赢,哪只羊输,而是在比赛的过程中,人们内心享受的过程。

尚义人具备在平淡的生活中开出花来的精神。记得很久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说唱歌是让人放松的最佳方式。在尚义这几天,不是在看景,就是在听歌。吃饭时,在餐厅唱,行程中,在车里唱;到了景点,更是随时随地都能听到优美的歌声。在尚义,听到最多的就是二人台。一首二人台,我们常常会听到几个版本。就是已然回到家,拿起手机,微信上仍有隔空传来的歌声。

一早醒来,听到这首歌,我就笑了。我知道,我的欢乐不过是浸染了朋友们的欢乐。他们就生活在尚义,他们头上的蓝天白云,他们脚下的大地苍莽厚重,他们好客,他们重视,他们不惟不故作,他们给予远方朋友的不仅有美景、美酒,还有欢乐。这种欢乐是信赖,是平等,是自由。这个时候,我明白了,这种欢乐也来自于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而这一切,不需特别关注,它们就在那里。

长乐访冰心

□肖复兴

虽然离上飞机回京的时间很紧张了,我还是去了一趟冰心文学馆。以前来过福州几次,都以长乐离福州很远。朋友说,福州的机场就在长乐,离冰心文学馆只有二十几公里,便决心一定去那里看看。

向往冰心文学馆很久了。1997年,冰心文学馆建立前夕,原在《福建文学》工作的王炳根曾经告诉我,他要调到哪里去做馆长,很为他高兴,因为他可以天天守在冰心先生身边,那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读中学时,冰心先生是我的最爱。那时,我就读的汇文中学是当年利用庚子赔款建立的一所老学校。学校书架顶天立地的图书馆里,我发现,有一间神秘的储藏室,被一把大锁紧紧地卡住。那里应该藏着许多以前出版的老书。我的眼睛总盯着储藏室大门的那把大锁,想象着里面的样子。

负责图书馆的高挥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她破例打开了那把大锁,让我进去随便挑书。现在,仍清晰记得,第一次走进那间幽暗屋子里的情景。小山一样的书,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书架和地上,我是第一次见到世界上居然有这样一个地方,藏着那么多的书,一下子被它震撼了。那年,我刚刚升入高一。当时,我从这间阔大的尘网网封的储藏室里,找全了冰心先生在新中国成立

前出版过的所有文集,包括两本小诗集《春水》和《繁星》。我迷上了冰心先生及其作品,抄下了从那里借来的整本《往事》。曾天真却认真地写下了一篇长长的文章《论冰心的文学创作》。虽然一直悄悄地藏在笔记本中,到高中毕业,也没敢给另外一个人看,但它毕竟是中学时代最认真的读书笔记和美好珍藏了。

品读冰心先生的作品已有五十四年。我不算是她最老的读者,但也是一个老读者了。曾经到过美国冰心就读的威斯利大学,也曾经到过冰心先生的家中,唯缺少了到她的文学馆。在她家乡建立的文学馆,应该更能清晰触摸到她一生的足迹和心迹。

冰心文学馆建在长乐市中心。白色的建筑在池塘前立着,红色的朱槿花开着,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冰心文学馆的木牌挂着。九月,阳光灿烂地照着,整幢大楼里空无一人,这与我想象中的冰心文学馆完全不同。在二楼展览大厅里,尽管大多数是照片,实物不多,但满满一面墙的各种版本的冰心著作,她的已经褪了颜色的钢笔书写的手稿,1926年第一次出版的她的文集上,题写着她送给美国老师的纤细英文,她手把手教孩子制作的小橘灯,还有那无数孩子寄给她的信件,我陡然心动,忍不

住想起曾经读过、抄过、背诵过的冰心作品,还有她那略带沙哑的嗓音以及温煦如风的笑容。

空旷的展厅里,似乎萦绕着冰心先生的回声,冰心先生娇小的身影,从各个角落里缓缓地走来。

忽然觉得,冰心先生非常寂寞。一楼大厅里,在大海背景前端坐的冰心雕像是寂寞的。咖啡厅里,没有咖啡味道、没有茶香、没有参观者的桌椅是寂寞的。系着红领巾的冰心头像前的触摸屏是寂寞的。放映厅只有白白的一面墙也是寂寞的。展厅外,空旷的庭院里,绿色的树,红色的花,前面池塘里清静的水是寂寞的。花岗石座上刻有永恒的爱心,上面立有冰心先生和孩子们交谈的汉白玉雕像,有一道粗粗的寂寞的裂纹。文学馆一进正门就能看到的喷水池后,刻有冰心的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花坛,喷水池没有喷水,更显得寂寞。

想想,在任何一个时代,文学其实都是寂寞的。尤其是在商业化的时代里,文学家是无法和明星比肩的。那一年,去叶圣陶先生的墓地,展览大厅、四方亭、未厌亭和生生农场,也都是寂寞的,空无一人。文学馆不是剧院,不是歌厅,不是咖

啡馆,从来不会那么的热闹。文学和文人是寂寞的,其作用在于他们作品的细雨润物,潜移默化,无声无形,却绵延悠长。冰心文学馆如今还在建设中,四围搭起围挡,里面在大兴花草林木,要建设成一座冰心公园。这是一种远见之举,它比单纯的生平展览更能深入人心。

前几年,我在美国普林斯顿,看到那里将美国歌唱家罗伯逊故居改造成儿童乐园和成年人免费学习艺术的场地。和冰心公园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想起前两年,路过广东萧殷的故乡佗城,那里的人们没有建他的故居,而是在城中特意开辟了一处街心公园,在公园里立一块石碑,只在石碑上刻写萧殷公园四个大字,萧殷便和来来往来的乡亲们天天朝夕相处。因此,冰心公园更让人期待。

一对四五十岁左右的夫妇,正站在大门外一面院墙前自拍,墙上有冰心文学馆五个醒目的大字。这一对夫妇多少给我些安慰,冰心先生永远不会寂寞。

提笔写下一首打油诗:
清秋长乐访冰心,偌大展厅无一人。常忆夜灯抄白夜,每看春水读青春。浪来笔落风前老,梦去诗成雪后新。深院空闻鸟声幽,幽花寂寞与谁邻。

古槐留香

□邵炳伟

曾梦见过天堂仙境,那里,锦花遍地,琼楼若现,浆果丰硕,美不胜收。可惜,仍不及心中那片槐树林,那树槐花香。

漳河之北,曾有一片方圆数十里的林场。林场里面有一座干部学校,我十岁左右时,和弟弟随父亲从城市来到这里,一住数年,想不到,居然给了我一生的念想。漳河边,古槐林立,冰与树的神灵,给了我独属于自己的魂魄与气度。

那片林场栽满了槐树,孩子们钻进树林,就像鱼儿游入大河深潭。掏鸟窝,捕野兔,采蘑菇,摘木耳,捉迷藏,玩得酣畅淋漓,忘记时空。

槐花盛开时,翠绿叶间,洁白的槐花如雪如纱,一望无际,随风飘曳,犹如天上朵朵祥云降落人间,又似瑞雪纷飞,丰兆大

地。清香扑面而来,闭上眼睛深深吸上两口,沁入肺腑,心旷神怡。一到这个季节,几个野孩子就会飞身扎进林子里,猴子一样急切地爬上树,一手勾住树枝,一手抓摘槐花,大把大把往嘴里塞,贪婪地咀嚼着槐花的甘甜和香美。这时,大人们也会来凑热闹,他们采下槐花带回家,把槐花和棒子面、糠皮之类的粗粮揉在一起,放进锅里蒸,蘸些醋和蒜汁吃,当作充饥美食,当地人管这种吃法叫作 拈槐。大人们吃得津津有味,可惜,孩子们并不太喜欢,至少不如嚼槐花好吃、解馋。

北方槐花与南方桂花有一比。色泽和形状相似,都很香美。那年,去台湾正是桂花开放的时节,远远就闻到桂花的浓香,悄

悄采了一把放进衣袋里,不时拿出来嗅了又嗅,不忍丢弃。今年去婺源,又买了桂花酒,吴刚喝的佳酿一定要尝一尝。赞誉桂花的诗篇和神话从小就印入脑海,鉴赏桂花,品味桂花美酒,对一个北方孩子来说,等于一件遥不可及的奢望。常抬头望月,赏月里仙人,直到中年才到了桂花的故乡,闻了桂花香,尝了桂花酒。然而我仍要说,此地桂花莫如北国槐花好。

说实话,桂花的香气太浓了,初闻,香得有点头昏脑涨,不如槐花之香清淡。没有咀嚼过桂花,想来一定不如槐花甘甜吧。不敢说,北方的桂花一定比南方的桂花好,不过,即便赞誉槐花、桂花一样好,这对不起眼的槐花来说,已算攀高枝了。

没想到,冷峻的鲁迅先生也对零食热情有加。他曾在《朝花夕拾》的一篇文章里写道:我有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

鲁迅先生吃零食,尤其偏爱甜食。1926年,有朋友自河南来,送给他一包柿霜糖,打开一看,又凉又细腻,确是好东

西。他便迫不及待吃起来。许广平告诉他,这是河南名产,用柿霜制成,性凉,如果嘴上生些小疮之类,一搽便好。鲁迅先生顿感遗憾,可惜,她说的时候,我已经吃了一大半了,连忙将所余收起,预备嘴上生疮的时候,好用这来搽。收是收了,可是心里像着了魔似的,老惦记这甜美的滋味,以至于夜里都睡不着,实在忍不住,爬起来又吃掉大半。他在《马上日记》中记载: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嘴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在吃零食上,鲁迅先生如孩童般率真可爱,令人莞尔,这就是做人的本真。

零食不是饮食的主流,但它调剂生活,也调人心情。零食里贮着乡土气息或某种情怀,难怪众多作家,对各地五花八门的零食情有独钟,而且,还饶有兴味地写入文章里。

零食情趣

□苗连贵

闲时,女人嘴里总爱嚼点什么,譬如瓜子。那玉瓠似的门齿不单漂亮,更是嗑瓜子的利器。很多人都是嗑瓜子的能手,瓜子进嘴,咔嚓一声裂开,几乎同时,嘎一声瓜子皮出来,其唇舌灵动之迅捷,少有人及。

女人中,张爱玲女士爱吃零食是出了名的。她瘦,那张斜襟襟紧身上衣、两手托腮、脸蛋上扬、眼睛睥睨一切的照片,即现出她的纤弱婷婷。瘦,未始不是贪吃零食、误了正餐所致。

张爱玲女士住的公寓楼下,有一卖糖炒栗子的,大炒锅。张爱玲回家,都会在这里买一包,边走边吃。那种怡糖和着油炒散发的焦香,一路香到家。写作时,倘若听见楼下卖桂花蒸饼的吆喝声过来,她便立时从醉心的文字中醒来,高跟鞋,咚咚咚,飞奔下楼,那蒸饼的美味,绝不容错过。

在张爱玲女士笔下,上海滩的零食被

罗列尽致,让她的文章满纸生香。

女性对零食的偏爱,有时近乎不可理喻。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中,写了当年西南联大一位女生,横竖不肯跑警报。日本飞机来了,尖利的警报声把众人都赶进防空洞,她倒好,去锅炉房洗澡,并在锅炉的出气口,煨上一茶缸莲子红枣汤。伴随着不断的警报声,这位女生就在空旷的锅炉房舒心地洗头洗澡,洗热水澡。炸弹的巨响震得玻璃,咯咯叫,她竟忘了搅和她的莲子红枣汤,加糖加水,没人理。炸弹始终没有落在她脚下,她也始终没有被炸弹吓倒。不知是侥幸心理使她无所畏惧,还是莲子、红枣的香气镇定了她乱世中的神经。

女人吃零食,有时并不因饥饿,只是闲情的释放。鸡鸭鱼肉可以不屑一顾,对零食的执着却不可动摇。女人除了穿衣打扮,就这点小情趣,岂奈何?